

《我们无处安放的青春》作者历经十年打磨的又一情感力作！

Love till it's gone 爱到深处不见了

金韵蓉 沈严
石一枫 江一燕
感动推荐

吕挽
著



YZLI0890112540

◆ 漓江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爱到深处不见了 / 吕挽著. --桂林: 漓江出版社, 2012.1

ISBN 978-7-5407-5422-8

I. ①爱… II. ①吕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225048号

爱到深处不见了

作 者: 吕 挽

策划统筹: 符红霞

责任编辑: 王欣宇 曹 敬

责任校对: 徐 明 章勤璐

责任监印: 唐慧群

出 版 人: 郑纳新

出版发行: 漓江出版社

社 址: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22号

邮 编: 541002

发行电话: 0773-2583322 010-85893190

传 真: 0773-2582200 010-85800274

邮购热线: 0773-2583322

电子信箱: ljcbbs@163.com

<http://www.Lijiang-pub.com>

印 制: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 965 × 1270 1/16

印 张: 18.25

字 数: 160千字

版 次: 2012年1月第1版

印 次: 2012年1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407-5422-8

定 价: 28.00元

漓江版图书: 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

漓江版图书: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可随时与工厂调换



吕挽 著



YZLI0890112540

漓江出版社

第一章	邂逅	//////////	009
第二章	交集	//////////	017
第三章	艳遇	//////////	032
第四章	女性生理期	//////////	058
第五章	你不再是我那杯茶	//////	070
第六章	画中人	//////////	094
第七章	结婚这桩事	//////////	127
第八章	庶民生活	//////////	144
第九章	小城故事多	//////////	173
第十章	性比爱脆弱	//////////	217
第十一章	童话两种	//////////	263
第十二章	待续	//////////	283



自序

追溯起来，从2001大致写就《我们无处安放青春》草稿，十年过去了，我才完成自己的第二部小说，是够奢侈，也够懒的。

尤其这十年还是个公认的、高度发展的数字化时代，称得上日新月异。

但没办法，我就是那么个晚熟的人，好像直到去年，对自己、对外部世界的认识才较客观而完整。

所以，有的小说真不是写出来，是在时间里慢慢磨出来。

之前，08年出了个半成品，就为了时间不到，没磨好，以至现在我都不愿承认是我写的，恨不能毁尸灭迹。

顺便说一句，我实在不觉得一出手写长篇有什么了不起，即便说写得还过得去，反而越来越认为短篇小说更考量一个作者的语言能力、艺术天赋、对人及环境的感受力、观察力。

讲回我的拙作。

写这本小说，最大兴趣，回国之后，发现七零年代人已被钉上理想主义的标签，而关于八零后有不少相对负面的提法，比如，物质主义。但接触下来，我还挺乐观的，时代进步了，人没理由不进步。八零后给我感觉是普遍的自信，有时也许自信得有些自负了，但总的来讲锐利、锐不可挡。

我从未追悔自己年轻时的理想，不过理想与虚荣也只一墙之隔，作为一个过来人，反而是那些孜孜以求过着自家小日子、忙着买房子办婚事的八零后，让我看到

一个安稳踏实的底子，这样的人生也许没什么惊喜，好在也没什么惊吓。

小说交到出版社前，很长时间书名都是《开头、回头》，这不仅是个爱情故事，更主要的，是个成长的故事。

很不幸，所有我接触的出版社都坚决否定我心仪的书名：太含蓄了，硬梆梆的，不知所云，而且难道你能否认你写的是个爱情故事吗？

最后定案：《爱到深处不见了》。

这个书名我也喜欢，喜欢它的洒脱、寂灭。

小说调子其实没那么灰，好几对都合乎理想地成了，女主人公也得其所终：明白了自己真正想要的，和能要的。

在我看来，这就是幸福，即使说有什么不见了。

吕挽

2011-10-11于燕郊

楔子

那是中山路过街天桥上，他们在一起还没多久。

天气有些冷，阿吟伫足向桥下看着，风大，他一只手牵住她快被吹散的黑白格子围巾。

好像唯有低头看东西时，阿吟才显出专注，比如看书、炒锅里的菜、他衣服上一粒快掉的纽扣，她都会有这种静默的、仿佛置身其中的专注，只要抬起头来，哪怕微微扬起下巴，就跟变了个人似的，对周遭的一切视若无睹。

“怎么了？”

“这么多人。”她惊讶地。

今天冷，人还真不算多。岑毅想她是乍然换了个环境，难免感慨。

下桥时候阿吟还在说：“一个小城市就有这么多人，每个人背后又都有一大堆事情跟着。”

“什么事？”他问，不明白她在说什么。

那天她少有地给他讲了长长的一篇，具体句子是记不清了，但她确实用了“难以置信”这个词。她提到每个人的不同，性格成长背景等等，她说难以置信的是每个人都在一堆无序的关系中，而且无论怎样要过下去。

她讲了他也并不明白得更多一点，那时他年轻，喜欢着眼前这个人，没心思关心别人，何况这么、这么多的别人。

直到几年后，阿吟早已离开彬城，连他自己都要离开了。有一天，出差走在一个北方大城市的马路上，人群中他突然觉得“难以置信”，就是阿吟用的那个词，如同灵魂附体一般，他完全体会到她当时的心境，也不由得悲从中来：人海茫茫，生离死别，又能怎样呢？日子还不得过下去？而且平静快乐得让人——难以置信。

当时他不懂，他刚开头。

第一章 邂逅

第一次看见阿吟，她走进来，风也跟着走了进来。

下午三、四点照例是店里生意相对清淡的钟点，只两个学生站着看书，也看了快两个钟头了，还没看完。岑毅靠在柜台后面，手里翻着本调酒书，一个女人轻快地走了进来，很熟悉那种——逛着街顺便拐进店里来看看。

但他可以发誓，他没见过这个女人。

因为她长得——很美。身材颀长，略显椭圆的脸蛋，直鼻子，雪白花瓣样皮肤，眉目之间，含光蕴澈，有着磁石般无可动摇的吸引力。说不上多大年纪，岑毅猜总比自己大，二十五六？不是本地人，看上去不像。

也不像来买书的，目光只是不经意地掠过书架、墙壁、柜台，那样闲散，没有目的，让人不禁想到一只伸出来的手，迟缓、心不在焉、触感轻柔。

在店里总共待了不到五分钟，她离开了。店门口的银杏树，一条窄窄的阳光斜铺过来，衬着真跟幅画似的，她安详的背影，悠扬而婉转的内心世界。

此时是2005年的，一个下午。

岑毅还没完全醒过神来。

——门帘儿刷地掀开，一个女孩尖叫着扑到他面前。

“慢点儿慢点儿，存嘉。”岑毅按住来人双肩。

“水水，人家渴死了，刚下汽车。”

“你怎么回来了，旗旗呢？没陪你一块儿？”岑毅一边倒水一边教训，“渴！渴不知道买矿泉水？”

“没钱，钱都买裙子了。”喝着水拉着裙摆在他眼前打圈儿，充满期待地，“漂亮吗？”

“你不怕冻着啊？这个天还穿棉布裙子？”

“好看嘛，是不是超淑女的？”

岑毅瞭都没瞭一眼，他有两家店，现在该去城东那家了。点完钱，跟接班店员小宋交待了几句，顺手把存嘉拎出门：“回家了吗？”

存嘉大受打击之下，捎住头一言不发。

“怎么了？你，”岑毅一眼瞥见存嘉光洁小腿上一块青紫，蹲下用手按住，“又在哪磕的？这么大一块？”

存嘉从小急脾气，慌慌张张的，最爱摔跤了，经常磕得青一块儿紫一块儿。

“长途汽车站，上楼梯的时候。”存嘉噘着嘴。

“疼吗？看着有点儿肿。”

“不疼。”存嘉哭丧着脸，“今天，是我二十岁生日。”

岑毅立起身，按开车锁，瞅着她，扑哧一笑：“真的今天生日？真的有20岁了？”看她一跺脚扭头要跑才拖住她，“好了，说吧，不管有什么生日愿望都满足你。”

如同一切童话故事里的主人公，存嘉说：“我有三个愿望。”

简妮从4路区间车上匆匆下来，今天她上晚班。“7号”门口的4路车站是上个月刚设的，以前简妮坐1路，要走大半站才能到她上班的会所“叶家桥7号”。

这是长江下游的一座码头城市。下班时间到了，离简妮500米的路口人头攒

动，车流不息，差了500米，他们这个地段就安静得多，几辆小车平稳地滑翔般地驶过，斑斓的梧桐树叶跃起再跌落。

简妮中等个，五官清秀，皮肤细致而肤色不是顶惹眼，鼻梁左侧有粒小黑痣，在带来活泼动感的同时，又强调了这张面孔与年龄不相称的慎重表情。

一辆绿“奇瑞”在简妮身后停下，岑毅一手搭着方向盘一手掏手机。

“干吗？”

“给旗旗打电话，还赶得上最后一班车，不然就让他上海打辆车。方存嘉的二十生日大Party旗旗怎么可以不来？”

“不要。”存嘉抢过手机，啪嗒关了，“人家刚从香港汇丰转入美国投行，是全世界最忙的那个大忙人。”

“怎么了？旗旗怎么得罪你了？从小到大人家不是什么都顺着你吗？你不是从来都说我不是个好哥哥，只有旗旗才是。”

“可他现在特烦人，你想想，他都一个多月没来看我没请我吃饭了，还一打电话就考我英文单词，还不准我谈恋爱，还就知道让我用功。”

“对啊，你现在是该把精力用在学习上——存嘉，有男朋友了？”

“没有。”存嘉赶紧否认，“但是，我得有这个权利，我够乖了我都没早恋过。托你们两个好哥哥的福，从初中念到高中，男孩子都不敢追求我。”

听存嘉那委屈，岑毅撇嘴笑，还是你自己这个魅力不够。

“上了财大，又跟旗旗一间学校，接着管我，好不容易熬到他毕业，继续遥控。噢，旗旗他自个儿工作狂，不谈，还不许我谈。”

“旗旗那都是为你好，大学谈恋爱能谈出什么好来？你根本不明白自己是爱还是仅仅需要爱。警告你啊，别学那些一天到晚瞄着帅哥的傻丫头。”

存嘉偷瞟一眼，富于生气的浅黑的肤色，沉脸、皱眉，好严肃的样子。存嘉嘴里嘀咕：“我才不傻呢。”

“我说还是给旗旗打个电话，我让他跟你隆重道歉还不行？”

“稀罕他道歉，瞅他不够我着急的。”存嘉甩上车门，骄傲地扬着小扁脸，“一天到晚尽想着往上爬，读美国名校MBA，做高管，买大房子，开跑车，我看卫旗同学那伟大的人生规划都做到2028年了。”

“男人可不就想这些，哪像你们女的，就晓得买衣服谈恋爱。”看存嘉嘟起嘴停下脚步，岑毅换了语气：“好我错了，小寿星，怎么也得给你爸你妈打个电话吧？还有廖姨和小蓉姐，让他们都来‘7’号。”

“不，我不想他们知道我回来了。”

随手拉开“7号”大门。

“还不让他们知道？说，今晚你想怎么疯？”

岑毅闷闷不乐地看着几米外被一群小孩簇拥着大跳热舞的存嘉。

方存嘉的二十岁生日Party最终来了将近二十个人，来少了，自助餐点按三十人准备的，安排的包间是会所一层最大的赛事间，一百多平，主要为看体育赛事准备，地上安三四只大木桶，专门用来砸酒瓶子。绝对隔音，怎么疯怎么闹都行。

存嘉的几个女同学拉他玩了会儿小蜜蜂，其中长得最靓、打扮最辣、名叫英子的那个老拿眼睛电他，这要在以前在上海酒吧打工那会儿，岑毅会觉得挺好玩，可惜现在他是老板。在他的“7号”，老板岑毅有两个小规矩，第一，店里男服务生叫他岑哥，女服务生则叫他老板；第二，不允许工作人员跟客人发生工作以外的关系，一般情况下，他把自己归到工作人员。

是职业病吧，开了个娱乐场所，结果自己彻底丧失娱乐精神了，也不是，他现在做什么都觉着没劲，不如两年前大学刚毕业那会儿有兴头，开新店买新车，不嫌麻烦重新装房子。

念书的孩子是能吃，两个小时三十人份的自助餐也不剩什么了，领班简妮端着一盆水果沙拉过来说已经叫后厨再上点XO酱四季豆、虾吐司和土豆饼——“鳗

鱼就上不了吧？”简妮问。岑毅点点头，叮嘱了句少给他们酒喝，悄然退下，去隔壁办公室看了下这两天的账和出进货单，从办公室出来他直接上了楼。

会所是栋三层楼，一层运动洗浴，二层大堂入口处设个M形大吧台，散座分酒吧区和正餐区，散座外围一溜包间，三层是金卡会员专属区域，有两个Party Room，两个Tea Room，两个Private Room，一个顶级Spa Room，甚至还附设了两个酒店标准间。

走到二层楼梯拐角，一个女人跟他擦肩而过，岑毅低着头，视线里一角衣袖倏忽扫过——完全出于本能，他抬起头，在台阶上转过身，目光刚赶得及追上她推开门向外走去。

只一眼他就认出来了，下午来过书店的那个女人。不过这一次，他看到的只是她的背影，因步履匆匆而微微飘起的长发。从未见过如此富于表情的长发，仿佛由此掀开了心的一角，又仿佛是一个长长的，醉人的眼风。

两次都是一个人，她这是要到哪儿去？在这样一个时间。

等他快步赶到门外，树影斑驳的柏油马路上踪迹全无，一辆老式公交车，叽里咣啷地启动，晃晃悠悠，越开越远。

“小毅哥哥，要切生日蛋糕了，你怎么一个人躲在外头抽烟啊？不是答应整个晚上都陪着我？”存嘉跑来找他，她喝了酒，小脸红喷喷的，眼睛贼亮。

不甘寂寞、怅然若失，总之一股捉摸不定的情绪驱使岑毅揽过身边这个热烘烘的女孩。

“生日Party，整个晚上陪着你，可以告诉我了吗？存嘉，你第三个生日愿望是什么？”

“待会儿，待会儿我一定告诉你。”

“今晚玩得开心么？”

“开心，小毅哥哥，你对我真好。”

岑毅一笑，没言声。

“那你怎么不跟我们一块玩，你怎么只管招待我那些同学呢？”

“职业病呗。走，去唱生日歌。”

为什么他不开心呢？即使他跟英子几个又笑又唱又喝的，存嘉也看得出小毅哥哥并不怎么开心。

以前小毅没这么闷的，难道真像旗旗说的，因为失恋。但小毅大学那个女朋友，基本大三，小毅跟毕哥合伙开这家会所时候就分手了。而且谁都晓得，任可根本不是小毅喜欢的那一款，不过是两人同班，又一起在酒吧打工，处长了慢慢好上的，谈恋爱嘛，是大学里的必修课嘛。

小毅喜欢斯文清纯的女孩子，任可算漂亮啦，但就比较野心勃勃。再说小毅哥哥可是有范本的哦，从少年时代起，那个最美丽的女孩——廖姨、外爷大家都晓得的，虽然他只在一个夏天见过她。

是当年彬大的学生，据说总穿着一件样式朴素的藏青色及膝连衣裙，和男朋友在书店门前那条路上来来去去，男朋友画油画的，两人有时会走进店里买点颜料。

过了那个夏天就再没看到过她，直到一两年后，看到她的一帧画像。

说来没啥稀奇，每年快到夏天，临近毕业的那个月，都有彬大美术系学生到外爷的书店卖值些钱的画册画具，夹带着也卖自己的作品，当然卖得极便宜，外爷就好比帮帮忙做好事。油画像是这样被外爷收进来的，画中的她穿着传说中的藏青色及膝连衣裙。裙子是挺好看，不过以存嘉女孩子的观点，多少有些不以为然，难不成她只有这么一条可心的裙子？都不换的。

其实存嘉不需要生日Party，不需要那些来给她过生日的同学，她只是不晓得怎么跟小毅讲。

她想斯文啊，可如果你对一个人没把握，那也只有装疯卖傻。

存嘉今天的新裙子是藏青色的，小毅看都没看一眼，搞不好他忘记了，向来这种小事也只有女孩子会心心念念。

很晚了，凉台寺的钟声只在夜深人静时候听得这样清楚。

这是个相当狭长的小房间，一张单人床，顶头的两屉书桌只够顺摆，顶脚放只衣柜，两把折叠椅，一把坐一把用来搭衣服。

简单的家具谈不上成套，但也不特别过时，差不多十年前款式。简妮妈妈做钟点阿姨的，做得巴结，几个老主顾家里有什么要淘汰的，都先问过她。他们家现在用的一大半家具，以及两台电视、一台电脑、一只电饭煲一只微波炉都是这么来的，还有衣服啦鞋啦，甚至，简妮现在吃的这碗牛肉面里的肉。

简妮妈妈有个新主顾，从国外回来的，人家不吃肉，只喝肉汤。

今天是简妮二十岁生日，他们家过生日都是吃面。简妮爸爸一大早买来新鲜的牛脊骨，放在电饭煲里煲一天，拿回来的清炖牛腩块用油略煎一下，汤里放胡椒粉，热腾腾的面条上再撒一把青蒜，香得人光闻就流口水。

蛋糕也有的——方存嘉的生日蛋糕。经常的，客人在会所过生日，吃不完的蛋糕很少有人带走，都是服务生一起分掉。方存嘉那只奶油慕斯生日蛋糕足三层，左右老板请客，剩下来的保洁都有份，简妮带回来很大一块，她爸爸妈妈看到也只是说：有蛋糕啊。

照例这块蛋糕归简妮爸爸慢慢享用，简妮爸爸老肝炎，低血糖是跟着来的老毛病，需要吃些甜食。

肝炎是个富贵病，不能累不能气，吃得要滋补又要清淡，他们家就这条件，还好简妮爸爸自己看得开，每天蹲在家里慢慢做些家务，看看电视，订了份晚报，早上出去打打太极拳。

会所有员工晚餐的，不过年轻人食欲旺盛，回到家，临睡前总要再寻摸些吃

的才觉得饱，这碗生日牛肉面是顶好的夜宵。痛快淋漓吃完，简妮擦擦手，捞起椅背上搭着的玫瑰红高领羊绒衣，很新，恐怕只下过一次水，那个只喝肉汤不吃肉的人应该是抱着胳膊，无所谓地说：

太艳了，吴姐，给你女儿穿吧。

岑毅醉了。

迷迷糊糊中一个女孩不屈不挠地吻着他，是用大眼睛电他的那一个吧，叫英子，她的身体蹭得他火烧火燎的，岑毅用力一翻身把她压在自己身下。

做到一半时他有些醒了，

“英子——”含混地，“存嘉？”

“现在告诉你，我第三个生日愿望是——”

这话吓了他一跳，命令自己赶快醒过来，可是做不到，他只是嘟囔了几句，随后昏睡过去。

在睁开眼睛同时，岑毅从宿醉中清醒过来，完全没法回避，存嘉的眼睛就在他脑袋正上方，笑嘻嘻地没心没肺地看着他。

“我换床单你都没醒哎，男人只有在疯狂做爱之后才睡得这么死吧？”这是第二天早上她对他说的第一句话。

——不对呵，他记得自己吓了一跳，立时软了。垂着的眼睛一瞥就瞥到地板上沾了血迹的床单，脑袋嗡一下大了。

“好起来吃早饭了，我拿了桌上的钱，去买了许多好吃的，豆浆油条粉蒸肉还有小笼加蟹和翡翠烧卖。”

——她，她怎么可以出去呢？会被人看到的。

等岑毅洗漱好了走向餐桌，存嘉对着一桌吃的扎着两手一副急不可耐的样子，存嘉最怕等了，尤其等人。

“快点儿呀，我饿坏了，是不是只有在”

他警惕地盯着她，心想她可千万别说那四个字，并不是说他想赖账，问题在于，到现在他还糊里糊涂，他觉得他们应该没有啊——

她还是目光炯炯地说了：“——疯狂做爱之后才会这么饿？”

“存嘉——”该怎么跟她讲呢？

她打断了他的话，用筷子敲着碗：“哎呀，你不用这么紧张嘛，我只是有点着急，我都二十了，还没谈过恋爱，还是处女，也太骇人听闻了，让我在我们宿舍怎么混呵。”

——这是着急的事吗？再说处女就没法混了？这也太盲目了，好像就在几年前，上世纪的大学校园里，情形还刚刚相反。

存嘉滔滔不绝：“又不想太随便，现在外面坏人多多啊，熟人总归比较放心，嗯，怎么说也很有亲切感。”

“你不觉得，咱俩，”岑毅小心选择字眼，“太熟了些？”

存嘉埋头猛吃，鼓着腮帮猛摇头，否决了他的疑问。

吃着吃着，来了句：“哎，你觉得我怎么样？”

“啊？”岑毅猝不及防，“噢，你是说——那个，当然，挺好的。”

“可我觉得你不怎么样。”

——嗯？岑毅差点没噎着，她也太不客气了。

“就是不像我宿舍那些姐们说得那么——激情四溢热火朝天的，可能我们太熟了？”

岑毅如释重负点点头。

“小毅哥哥，跟你求证一件事，你不爱我对不对？”她黑白分明的眼睛清澈见底地瞪着他，不一会儿就嚷了起来：“喂，不爱没关系，可别让我着急！”

他笑了，哪有这样的？跟下最后通牒似的。

“不是男女之爱。”

“你确定？不后悔？我很棒哦！”存嘉耸耸肩，左手拿起小笼包，右手拿着烧卖，左右开弓，“好吧，我不跟你白费劲了。”

“存嘉，你是我妹妹呵。”

存嘉大笑大摇其头：“不，我不是，我是娇生惯养的独生女。”

新建的彬城长途汽车站，泊好车，岑毅让存嘉先去候车室，他去买票。

买票回来，不等坐下，把一只装着水和零食的塑料袋甩给存嘉，从兜里掏出一小药盒，打开。

“什么？”

药盒递过去——金毓婷紧急避孕片。

存嘉琢磨了下说明，通情达理地点点头：“那就是说即使我现在已经怀孕了，只要24小时内吃下这药就没事儿了。”

她情绪很好地吃了药，岑毅松口气。

吃完药她去卫生间。

岑毅一直看她人影不见了，迅速把自己钱夹里所有钞票放进她的背包里。

对着卫生间镜子，存嘉洗去满脸泪水。

她把事情办砸了，怎么也没办法跟他说自己爱他，而她一直以为，只要自己愿意，可以很轻易说出口。

“不许哭不许哭为什么要哭呢？”存嘉不断叫醒自己，终于止住眼泪，细细洗了脸，用化妆纸吸干，抹匀面霜，施了粉，涂上淡紫的眼影和深玫瑰紫口红。

半小时后，坐在长途大巴上的存嘉收到一条干巴巴的短信：存嘉，背包里有些钱，给你买矿泉水。

存嘉打开背包大致数了数，如果拿来买矿泉水这些钱够买她一辈子的，但她